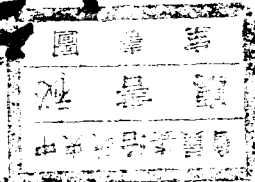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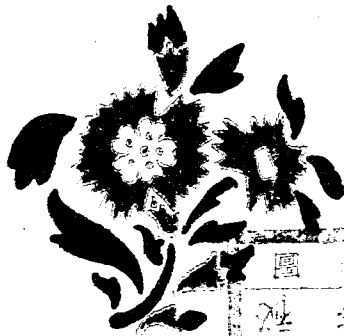


少年讀物叢刊第一集

— 6 —

巴 金



文化生活出版社

少年讀物叢刊第一集

— 6 —

# 旅途通訊

(上)

巴 金



3 2173 9040 4

文化生活出版社

0313



獻給 L. P. 在我的疑惑不安的日子裏，這個

朋友的友情溫暖了我的心。——巴金

## 前記

這些都不是什麼可以傳世的文章，牠們只是我在各地寫給朋友們的十六封信。●（最後一篇應該不是信，但我仍把牠當作信函寄給朋友們看過了。）我寫牠們時我並不以為我是在寫文章，我只是像平日和朋友們談閒話似地寫下我所說的真實的話。也只有我的朋友們會從那沒有修飾的文句中看出一個實愛友情的人的心的感激。

● 爲這叢刊篇幅所限，祇能分成兩冊出書，這裏僅是前面的九封。

——編者。

這些全是平凡的信函。但是每一封信都是在死的黑影的威脅下寫成的。這些天來早晨我見到陽光就會疑惑這晚上我應該睡到什麼地方。也許把眼睛一閉我便進入「永恆」。

我知道個人的存亡沒有請求被重視的理由。但是輪到我來交出一切，我對人世還不能說沒有留戀。牽繫着我的心的是友情，因為我有着無數的散處在各地的朋友。甚至在這些日子裏我還想把我所經歷的一切和我的對朋友的感激的心情讓朋友們知道。

我常說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燈，在生與死的掙扎中，在受到絕望的打擊後，我的心常常迷失了道路，落在急流的水裏，在此時將我引到彼岸的正是這友情，牠救了我，猶如飛馬星座救了北極探險途中的麥克密倫。

我不會說假話，這些信函便是明證。甚至×機在我頭上盤旋，整個城市在焚燒的時候，我還感到友情的溫暖。是這溫暖給了我勇氣，使我能夠以平靜的心情經歷

了信中的那些苦難日子。我有過勇氣，我也還會有勇氣，因為我有着那無數的好心的朋友。

同着這小書我獻上我的祝福和感激。

巴  
金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四日在桂林

# 目錄

前記

香港行.....一

在廣州.....三

廣州在轟炸中.....一一

在轟炸中過的日子.....一五

從廣州到樂昌.....二一

廣武道上.....五〇

漢口短簡.....六四

廣州在包圍中.....六七

廣州的最後一晚.....七二

## 香 港 行

今天早晨到汕頭，我把寫好的信寄發了。今晚似乎有船去上海，我的信想必按時到達你們手中。我第一次到汕頭，所以各處都去走了一下。這裏情形還好，不過前些時候被轟炸了一次，大部分的居民都遷走了。許多店舖至今關着門。飲食店也少見。電燈廠被炸毀，夜間無電燈。天熱。市內有大小公園兩處，大公園內有一半地方掛着遊客止步的牌子。小公園倒好，這是工人歇腳之所。我們在小公園內坐了半天，因爲這里離碼頭近，我們不怕會趕脫船。晚上六時開船，算是「準時」。新裝活豬數百頭，把統艙客人趕到別處去了，滿甲板都是臭氣。大豬小豬啼叫不已。吵得人不能睡



覺。使人覺得豬貴人賤，並非笑話。房裏悶熱，頗似蒸籠，電風扇開而無風。開房門便有廚房的熱氣從外間送進。去甲板走走，不小心又會踏在豬身上。有汕頭小販偷帶雞蛋一萬枚，分盛二十篋，被外國大副發見，督率部下將十餘篋擲入海裏，有三四篋被人藏過，但又被海員們趁火打劫了。船明午到港，據說特等頭等客人在船停後一小時即可登岸，其餘的客人要在船上住二十四小時，等着檢疫工作完畢才可離船。這又是想不到的事。畢竟錢有用處。差一點我一個人就要在船上多住一天了。因為我起初打算買普通船票。餘話後談。諸友均此不另寫信了。寄這信用的是你給我的香港郵票。到香港下船便可交郵。否則不會有這樣快。

## 在廣州

我已經回到了廣州。

我在前信裏說了一些什麼話，我現在也不能記憶了。我似乎說到豬和人的事情。

在船上我和豬爲伍，而且有餘裕寫那樣的信。我在這裏的生活則完全不同。在這裏我常見的是另一種東西。那是死。死彷彿就成了我們隨處可以碰到的熟朋友。「他」隨意地來隨意地去，「他」來的次數太多了，所以並不使我感到驚奇，雖然「他」有時也在散布恐怖的種子。

昨天下午，我添了一個奇異的經驗。那時我攤開信紙打算給你寫信，一個從東戰場歸來的年青朋友忽然來找我談話。我放下剛拿起的筆，去坐在他對面，回答他的問話。飛機的摩托聲突然間在我的耳邊很清晰地響起了。一個朋友在窗前驚訝地叫道：「飛機！」我們並不注意，因為先前沒有聽到警報。（其實是發過緊急警報的。）我們仍舊在談話。但是高射炮響了。街上有人在跑。門口一個年青人指着天空低聲叫着「飛機！」我和那位新朋友都走到門口去看。三架飛機在對面屋頂上飛，飛得很高，看起來比我們屋裏掛的玩具的飛機還小。飛機向着我們這面飛來，三架之後又是三架。於是軋軋聲大響，高射炮也連珠似地放起來。高射炮似乎沒有效力。軋軋聲仍繼續着，是應該落彈的時候了。並不要我們等待。一陣恐怖的「颯颯」的聲音就壓倒了摩托的聲響。這聲音自上而下，由遠而近，像一簇簇樹葉從天空落下來。但是經驗使我們彷彿看見一顆炸彈在空中旋轉而下。牠會在不遠處爆炸。甚至就落在我們的頭上。我在這裏度過不少轟炸的日子。可是這種聲音我只聽見過一

次。就是六月六日三顆炸彈在我們巷口附近爆炸時我在事前聽見了那奇異的聲音。

颯颯聲一起，一些陌生的人（還有鄰舍那位太太帶了小孩）瘋狂似地湧進我們的屋裏來。他們帶着低微的驚呼，一齊往地上蹲伏。炸彈爆炸了，聲音不大，似乎落在很遠的地方。我們覺得奇怪。但第二次颯颯聲又起了。仍舊只聽見小的爆炸聲。大家略微安心。可是飛機還在上面盤旋。在第三次的颯颯聲響起之後，一個巨大的爆裂聲就把這間房屋震撼了。我用「震撼」二字自然不恰當，因為這房間不過微微動搖一下，我還覺得一股風吹打我的腿，別的就沒有什麼。然而當那巨聲剛起的時候，我和別的人都以為這顆炸彈一定在我們頭上爆炸。我們的辦事處是在樓下，頭上還有三層洋房，倘使是一顆小炸彈，我們在下面還有活命的希望。我坐在籐椅上沒有動一下，頭埋着，眼光定在一堆校樣上面。我微微張開口，我想要是這裏被炸，我還能活的話，爲了不使耳膜震破，我應該將口張開。

我們定了神，安靜地看四處，眼前還是一個和平的世界。軋軋聲消失了。房裏沒有一點改變。桌上多了一層灰。蹲下的人站起來，慢步走了出去。緊張的空氣鬆弛了。我看朋友們的臉，那上面好像蒙了一張白紙。可惜我看不見自己的臉色。

飛機去了以後，我們還聽見炸彈在遠處爆炸。颯颯聲這一次卻沒有。飛機的確去遠了。於是先前中止了的事情又繼續做起來。那位青年的戰士也就告辭走了。

一個朋友從印刷局回來，他說在路上看見炸彈落下，以爲我們這裏被炸了。後來我們知道了被炸的是些什麼地方。我想去看×老先生，因爲在他住處後面落了三個彈。恰恰在這時×老先生來了。他告訴我們他後面一個防空壕的空地上落了兩顆炸彈。雖說是在他住處的後面，卻也隔了三四條巷子。

警報還未解除，我們約×老先生出去喝茶，我們剛走出巷口，看見前面街上有許多人在奔跑，好像發生了什麼騷亂似的。×老先生問旁邊一個書店夥計，那年青人說：「大概是飛機又來了。你們可到隔壁去躲一下。」我們沒有聽見飛機飛近的

聲音，便不去躲，卻穿過街口，往前面那個咖啡店走去。

咖啡店門前是防空壕，有沙包木板保護，所以騎樓下聚了不少的人。我們穿過人叢，進了咖啡店。樓下人太多，大半是避難的。樓梯上也坐了好些人。我們便走上二樓。那裏很空。茶房空閒着。有兩三桌人在喝茶飲冰。我們在這裏談了大半個鐘頭。警報解除了。

我們從咖啡店出來，約好看「災區」，我先回到辦事地方轉一下，一個小孩騎着自行車送校樣來了。想不到剛剛經過了大轟炸，印刷工人還在工作，這倒是難得的事情。現在進步了！以前不是這樣的。有一家印局在六月六日的大轟炸後就關了門，到現在還沒有一點消息。我四處探訊，才找到我的一部譯稿，那還是五月十日左右交去的。

後來×老先生陪我們去看「災區」。我們經過一條大樹掩映下的古舊的小巷，跨過短牆的缺口，到了一片空地。在那裏我們看見炸彈的遺跡。一塊土地被攪翻

了，成了一個很淺的坑，面積不過一張圓桌面大小。另一處也是這樣的情形。一點也不可怕。原來頭兩顆炸彈就落在這地方，所以聲音不大。在這空地旁邊一間公廁所也被炸毀了。地上凌亂地堆着磚塊。一塊木板還豎着，寫上「小便處」的木牌也還釘在那裏。

我們再往前走，走進××路，我們不覺驚愕地站住了。那條街好像經過了激烈的巷戰似的，顯出十分凌亂的樣子。馬路上蓋着一層白灰。電線落在街心。房屋倒塌了好幾間，一道寫着「××里」金字的門牆還勉強立在瓦礫堆中。再過去一座四層樓的大洋房被炸去了一半，屋頂完全倒塌下來，四層壓在三層上，三層壓在二層上，全剩了一個七歪八倒的空架子，此外就是磚塊。

一個女人站在對面騎樓下向行人敘說被炸的經過。這對面房屋也受到了炸彈的恩澤。玻璃震破了，堅實的窗架震斷了，樓板也落下幾塊。房裏的陳設大都成了殘廢的屍體。好幾間房屋都被炸彈的力量掃空了。有人在貼封條。街心有幾個壯丁

在維持秩序，但秩序本來就很好。

我們沒有多走幾個地方。聽說法國禮拜堂前面也落了炸彈，死傷的人更多，這天共有二十多卡車的受傷者送到中山醫院去。有一個朋友親眼看見。他說有些小孩在卡車上痛苦地哭叫着。但沒有比另一個朋友告訴我的故事更悲慘的：一個人從地上爬起來拾起自己的斷臂接在傷口上托着跑；一個坐在地上的母親只剩了半邊臉，手裏還抱着她的無頭的嬰兒。

晚上有月亮，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有夜襲。但大家若無其事地到號稱廣州四大酒家之一的「大三元」去吃飯。我們愉快地談笑，把白天的經歷當作一場怪夢。長堤安靜地躺在我們下面。夜市依舊是和平時一樣地熱鬧。人在廣州學會了鎮靜，學會了不怕死。我們常常說到瑪德里，我沒有去過那地方。但是我想這裏的情形和那邊的不會有什麼分別。

這封信應該在昨天寫的，昨天沒有寫。今天早晨八點鐘飛機又來炸過好幾個



地方。一共來兩次，直到下午三點鐘才解除警報。飛機來投彈時街上沒有一個行人。只有幾個壯丁維持秩序。飛機一走，警報解除，街上的情形又和平時沒有兩樣。

今夜月色很好，我沿着長堤散步。珠江的水面沐着月光，十分明亮。長堤上擺滿了小販的担子。在兩次大轟炸後還能夠看見這樣的熱鬧的夜市，這是我所想不到

的！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這是我一星期前看見的。正南路一條街被炸光了。在僅留着的一間殘破的樓上我看見一個人的住房，那位衣冠齊整的居住者穿過了瓦礫堆，安閑地經過破爛的樓梯，登上那間缺少一面牆壁的住房。一個人住在瓦礫堆裏，還能夠如此從容，這的確是別處很少有的事。牠可以說明這裏居民的倔強了。

今夜沒有「夜襲」。但願明天早晨飛機不要來攪擾我的睡眠，今天上午飛機投彈時我還在睡夢中，我是被警報驚醒以後而又沈沈地睡去了的。

以上的話你們住在上海的人大概不會了解罷。把牠當作故事看也好。

## 廣州在轟炸中

朋友，你來信問起這城市的情形和我的近況，你不知道這里的人在轟炸中怎樣過日子，所以你竟然勸我即刻離開這裏躲避到所謂安全地帶去。你以為這裏已經成了死城，或者變做了地獄，你還誤把我看作死守危城的壯士。其實都不是。我在這裏還是過着很平凡的生活，和無數的普通的人一樣。朋友，你應該知道這裏還有數十萬和平的居民。

這裏也許和你們那裏不同。在這裏沒有勇敢，也沒有怯懦。這裏的居民不愛死，但也不怕死；他們把「炸死」看得很平常。牠來拜訪，就讓牠進來。牠走了，左鄰右舍

也不因此驚擾。一個人死了，別的人仍舊照常工作。一幢屋燬了，別的房屋裏還是有  
人居住。騎樓下的腥血剛洗淨，那地方即刻又印上熙攘的行人的腳迹。一個人倒下，  
一個人流血，在這裏成了自然的事。甚至斷頭裂臂也不是慘苦的命運。倒下去的被  
人埋葬，活着的更加努力從事工作。事情是做不完的，沒有人願意放棄自己的責任；  
但是倘使輪到自己閉上眼睛時，他也不會覺得有什麼遺憾。

一個人看見「死」太多，他對「死」便不感到驚奇；一個人有「死」的機會  
太多，他就不怕「死」。他用不着去思索「死」，他會把他的全部精力用來對付  
「生」的事情。他做事更努力，更負責。這便是我在廣州得到的一個教訓。

住在這城裏每個人都有被炸死的機會，沒有誰能夠做一個銅頭鐵臂的人，炸  
彈的威力不是肉體所能抵禦的。然而甚至五百磅的炸彈的亂投也不能使人喪膽。  
敵機飛進市空來投彈時，許多工作也依舊如常地進行。「死」的逼近使人更寶貴  
「生」，更寶貴活着所能處理的光陰。人明白自己隨時都會死去，他更不肯浪費時

間，他要在這有限的餘生裏做出一點事情。我說「死」的威脅使人成爲更積極，這是不錯的。牠還會使人與人中間的關係更加密切，因此增加了這裏居民的團結；牠將數十萬人的心變成一顆心，鼓舞他們向着同一偉大的目標前進。

我並不是在這裏闡明我的什麼理論，我只敘說一些事實。我可以隨便舉出一些例證，譬如最近兩次的大轟炸中我就看見在這裏居民中間，人我的界限怎樣迅速地消滅；許多人自動地將自己的家居用具獻出作爲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難處，壯丁們也甘冒危險去發掘炸燬的房屋，救出受傷的同胞；獻金的熱誠並不會因接連不斷的空襲警報而減少一分。在燈火管制中也還有大隊的羣衆立在每個獻金台下狂呼口號，或者靜聽台上男女青年高唱救亡歌曲。一切都照着預定計劃進行，敵機的威脅也不能使牠們改變。倘使一顆炸彈在獻金台前落下，自然會有成千的死傷。但是獻金的任務必須完成，不能因爲吝惜這點犧牲就讓牠失敗。所以八·一三那天早晨敵機已經進了市空，而通常被視作危險地帶的永漢分局和第一公園兩

處獻金台上的負責人員還是照常工作不肯撤退。所以到今天獻金台能夠良好地完成了牠們的任務。在這裏的人看來，這都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

我在這裏還是一個陌生者，但我已經看見了不少的事情。以後我會向你詳細地敘說牠們。關於這裏的居民我不說他們勇敢，我想稱讚他們「結實」；對於這種「結實」的人，敵機的威嚇是完全無用的，沒有一種暴力能夠使他們屈服。

生活在這樣的人中間我會獲得不少有益的教訓，所以你不必爲我耽心。

## 在轟炸中過的日子

回到這個城市我又記起許多事情。這城市裏的生活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不能忘記牠，自然我現在還是和從前一樣平淡地過日子，不悲觀，也不過於樂觀，只靠着一個信念指導我。

隨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無論大小，在我都會感到喜悅。在這裡我特別想多做事，爲的害怕第二天這喜悅就會被剝奪。這種害怕並不是「杞憂」，住在這里的人都知道牠是一個常來的熟朋友。慘死並不是意外的不幸，我們看見斷頭殘肢的屍首太多了。前幾天還和我談過幾句話的某人在一個清早竟然倒插在地上，頭埋

入土中地完結了他的生命。有一次警報來時我看見十幾個壯丁立在樹下，十分鐘後在那里只剩了幾堆血肉。有一個早晨我在巷口的草地上徘徊，一刻鐘過後那里就躺着一個肚腸流出的垂死的平民。晚上在那地方放了三具棺材，棺前三支蠟燭的微光悽慘地在搖幌。一個中年婦人在那里哀哀地哭着。

我們過了一些這樣的日子。在那時候我們白天做事，常常受到阻礙。飛機在頭頂上盤旋，下降，投彈，上昇，或者用機關槍掃射。房屋震動了，土地震動了。有人在門口叫，有人蹲在地上。我們的樓下辦事處也成了臨時避難室。要在那里繼續做我們的工作，是相當困難的。有一回我聽見飛機在上面盤旋尋找目標，聽見機關槍的密放，聽見炸彈在不遠處爆炸了，我還埋頭寫我那篇題作「給一個敬愛的友人」的文章，我寫下我相信擁護正義的我們會得到最後勝利的話。●（這信念連炸彈也不能把牠毀滅！）我並非有意誇耀我的鎮靜，我承認我是用了絕大的力量，才鎮壓住感情的波動。所以寫完文章我便感到莫大的疲倦。這樣的事我只做過一次。平常飛

機來投彈的時候我在床裏便躺在床上睡覺（後來炸得太厲害了我便到樓下去

① 「你們皇軍」的飛機在我的頭上盤旋。發動機的聲音像蚊子叫聲地響着。但這是死的聲音，毀滅的聲音。我落筆的時候，機關槍就在上面掃射，一顆炸彈在不遠處爆炸了。在我的周圍是死。我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我不能夠平和那劇烈的心跳，安靜地給你寫信。然而我一定要把這封信寫完。因為說不定過兩分鐘我住的這房間便會成爲粉碎，那時連我這執筆的手也不知落到什麼地方去了。一個人走近死的邊沿，不會說一句假話。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就在炸彈和機關槍的不斷的威脅中我還看見未來的黎明的曙光。我相信這黎明的新時代是一定會到來的。我們這次的巨大的犧牲，便是建造新的大廈的基石。這一個星期來我們的救護隊含着眼淚埋葬了成千的死者。無辜者的血染紅了廣州的街市。但是在這裏依舊充滿着憤怒的呼喊和堅定的信念，卻聽不見一聲乞憐的哀號。猶如在東西南北各戰場上默默地貢獻了最後一滴血的千百萬的戰士，他們的臉上也不帶一點畏怯的表情。所有的人都爲了一個偉大的目標犧牲，這目標會拯救我們，也會拯救你們……」



躲避，)在辦事處則坐在藤椅上和同事說兩句閒話。有兩三次我和朋友在咖啡店吃早點被關在那裏面不得出來，旁邊一條街被炸了，我在裏面看不見什麼，玻璃窗被木板遮了大半，外面是防空壕，機關槍彈一排一排地在附近飛過，許多人連忙伏在地上，我不能夠忍耐這緊張的空氣。我便翻開手裏的書來看，爲的不要想任何事情，卻以一顆安靜的心來接受死。這時我的確沒有想什麼。我不願意死，但是槍彈飛進來，炸彈在前面爆炸時我也只有死去。我沒有憤怒；憤怒和憎恨倒是在日機去了我看見被炸死或炸傷的同胞以後的苦痛而起的。我若不能逃脫，則死也無憾。因爲我的屍體也會同樣地激起別人的憤怒和憎恨的。

日機去了以後我們自然繼續工作。兩個刊物的出版期又逼近了。稿子編好留在印刷局，有的校樣送來就得趕快校好送回印局；有的久未排好就該打電話或者派人去催索校樣。刊物印出送到便是八九千冊。我們應該把牠們的大半數寄到外埠去。於是大家忙着做打包的工作，連一個朋友的九歲孩子也要來幫一點小忙。此

外我們還應漢口一個書店的要求，把大批的書寄到那邊，希望在武漢大會戰之前從那里再散佈到內地去。這類事情都得在夜間空閒的時候做。大家揮汗地勞碌着，直到十一點鐘，才從辦事處出來。我們多了結一件事情覺得很暢快，於是興高彩烈地往咖啡店或茶室去坐一個鐘點，然後回家睡覺，等着第二天炸彈來粉碎我們的身子。

在這樣的夜裏我有的是無夢的睡眠。人彷彿成了鐘表一類的東西。發條開滿就走，走完便停。我覺得自己成了製造刊物和小書的機器。每天在辦事處忙的是這種事情。機器還未損壞，當然要轉動。機器一旦被毀，則我也無責任了。我有時拿這種思想來安慰自己。

但是刊物終於由旬刊，變成了無定期刊，印刷局不肯繼續排印以加價要挾，連已經打好紙型的一期也印了十多天才得出版；至於五月中旬交到一家印局的小書，則因了那印局的關門直到八月一日才找回原稿。這其間我去過兩個地方。這是

六月六日以後我第三次回到廣州了。我再見不到六月六日，十三日和二十二日所見的那些景象。六月十三日我走過幾條街就沒有見着一個人影，幾乎連一個小飯店也找不到。我現在看見的依然是熱鬧的街市和擾攘的人羣。有幾處炸毀的房屋已經被新的樸素的代替。炸斷的老樹上生出了新芽。這個城市的確是炸不死的。牠給我增添了不少的勇氣。這個城市便是給我們保證我們抗戰的最後勝利的一個信物。我能夠在這城市裏做我的工作，我是很滿意的……

## 從廣州到樂昌

這是我的第三封信了。

我記不清楚在前一信裏我有沒有和你們談過我要去武漢的事，也許我忘記提說，但這旅行是那時候就決定了的。在那邊的朋友曾經打過電報要我去一趟，以後還來過航空信。可是等我把這邊的事情料理好，準備動身時，粵漢路又意外地被炸斷了。（這條鐵路一年來不曾斷過五天以上）在候車的時期中我接到了武昌寄來的阻止我到那邊去的航空信。

在這時候似乎沒有去武漢的必要了。但是困難和阻礙倒加強了我的決心。我

要去看大會戰前夕的武漢的情形，我要去過在那大城中一般同胞所過的日子。我要把個人的情感溶在爲着這民族奮鬥的戰鬥者的情感裏。縱使只能夠在那裏住一天，我也要去！於是在前天上午我和兩個朋友一道離開了廣州。

同行的兩個朋友中有一個是廣東人。他對於廣東各地方的情形是相當熟習的。他爲了安排決定這次的路線會去各處打聽了一天。坐船去清遠，再由那裏坐汽車去銀盞坳搭火車，這是他打聽後的結果。

開清遠的船很小，比省港小火輪小得多。設備自然不好。艙房窄狹，分上、下兩層。我們到的是上層。那裏安放着不少的帆布椅，但都已坐了人或者放了行李。我們和茶房交涉了一會，茶房答應在一個角落裏添上兩張帆布椅，給我們坐下。那個廣東朋友回到岸上去搬運行李。等他再來時船上汽笛已經在叫了。

船一開，有些外省客人驚擾起來，據說有同伴上岸去吃飯，沒有回來。我們旁邊一個廣東聽差，替三個外省客人佔了座位，這時還不見客人來倒有些着急了。不過

現在還只十二點鐘，離預定開船時間尙早。有人知道船是開往太冲口的碼頭去，在那裏停到下午兩點鐘才開。這樣一說船中的驚擾便平息下去。不久，船果然在一個碼頭停泊了，還有客人從這碼頭下船來。但是廣東聽差等候的主人始終不見影子。那個相貌不大聰明的聽差失掉了耐心，他忽然叫了一隻船把行李忽忽忙忙地搬了下去。他估的三個座位空了出來，即刻被人搶去坐了。廣東朋友也搶到一個，他寬慰地笑說道：「今晚上可以舒服地睡一夜了。」其實那三個座位的主人是來過的，那是三個穿制服的女子。她們在岸上慢慢地吃過飯到船上來纔知道行李已經搬到了岸上，只得匆匆地下去，說是第二天再來搭船。

船上地方小客人多，開了船還使人覺得悶熱，但又沒有甲板可以給我們散步。艙門口也坐着不少的人，要去外面似乎也 needing 「殺出重圍」的勇氣，我便躺在帆布椅上讀死之懺悔，後來竟然沉沉地睡去了。

晚上到了三水，上來的客人更多。差不多連站立的地方也沒有了。艙裏更是悶

熱，有些人開始唉聲嘆氣。也有人在埋怨受不了這種苦。於是什麼人高聲說了：「這是××人使我們到這裏來吃苦的。我們只有努力奮鬥，用不着埋怨誰。」這一說似乎給了這些人一種鼓勵。埋怨的聲音即刻停止了。但外面忽然傳說添了一隻駁船，要沒有座位的人搬到那邊去。這傳說被證實了。許多人都離開了我們這艙房。剩餘的人因此感到一點舒暢。

我經過一道小扶梯走到船邊，扶着鐵杆慢慢地走到廁所。燈光很黯。天空漆黑。我看不見前面。一個不小心，碰着兩個蹲在船邊乘涼的人，幾乎失手跌到江裏去。從廁所出來，我站在船邊，緊緊捏着鐵杆，舉頭四顧。涼風迎面吹來，遠遠地閃耀着一些燈火，江面很寬，在我的周圍似乎只有黑的水和黑的天。船早已離開三水了。

第二天六點鐘我們就到了清遠。兩個強健的女挑夫把我們的行李搬下去，領着我們走到旅館。同船的人大半都到旅館去。這小城裏旅館不多，都很小，在一條街上。我們走遍各處都找不到一個空房間。我站在一家新亞旅館的門前，廣東朋友去

打聽汽車的消息。一個相貌老實的船夫走來向我「兜生意」。我和他隨便談了兩三句話，廣東朋友回來了，說是汽車下午五點半鐘開往銀盞坳。我們沒有去處便決定租下這隻小船。講好划到下午五點，並且划過對岸送我們到汽車站去。租錢是一元毫洋。舟子很高興地把我們的行李拿起來，我們自己每人也提了一只箱子跟着他走上新亞旅館的二樓，穿過走廊直走到盡頭處，看見一塊樓板被揭起來，下面有一段很簡陋的樓梯，樓梯脚下是江水，那裏泊着幾隻小木船。行李搬到船上，一個中年女人一件一件的接過去放好。船板上鋪了很潔淨的涼蓆，我們脫了皮鞋睡倒下去。廣東朋友又拿出一元毫洋叫舟子去買菜做飯。

船夫剛買了菜回來，警報來了。我們看見岸上有人在跑。左邊的警察局門口掛出了紅旗。舟子問我們要不要把船開到江心去躲一下，不過他說這裏並不要緊，飛機還沒有在這小城投過彈。被炸的地方是銀盞坳，飛機差不多天天去，爆炸聲連這裏也聽得很清楚。我們覺得沒有躲避的必要，便讓船夫先做飯。吃過飯我們躺在船



裏隱隱，聽見幾聲爆炸，也並不注意，便坐起來寫信。過了半點多鐘警報解除了。我們上岸去寄信，行李全放在船上，也不留一個人看守。

我們到郵局寄了信，又去各處走了一轉，這城市雖小，倒還十分整潔。我們走倦了，便到一家小茶樓去吃一點東西。在那裏遇見了好幾個同船從廣州來的上海人，大概都是要到武漢去的。因為語言不通的緣故，他們和這裏的茶房起了衝突，使得那個短小精悍的中年人氣惱地向我們伸訴，他說：「做茶房的人本來該活五十歲的，也只會夠活到四十歲！」

我們還有點耽心那船夫會把船划走。但我們從新亞旅館走下江邊時，那隻小船顯明地橫在我們的脚下，船夫含笑向我們點頭，招呼我們到船上去。我們坐了一會看時間不早了，便要舟子開船。那兩夫婦划起槳，船慢慢地往江心流去。離對岸還有一半的路程時，天忽然落起雨來。雨點很大，我們不好意思逼着船夫划槳，但又不  
能不着急，怕趕不上汽車，又得在這裏多住一天。幸好過了三四十分鐘雨點漸漸地

小下去。我們知道有天晴的希望了。舟子又用力划槳，使我們在五點鐘以前到達了汽車站。

廣東朋友先跳上岸去買車票，我和另一個朋友招呼舟子搬行李。行李還未搬完，那朋友匆忙地跑回來說汽車票已經賣光了，還有些車子也被人包了去，我們今天恐怕走不成了。大家正在商量着有沒有別的辦法，忽然聽見旁邊有兩個人在談論包車的事情。廣東朋友便跑過去和他談話，居然意外地得到允許搭他們的包車，不過沒有座位，代價是國幣七角，比通常票價貴了兩角。然而我們也很高興，因為這樣可以少耽擱一天。舟子幫我們把行李搬到車上。別的包車都開走了。我們搭的這一輛因為等人，到了五點半鐘才開出。

公路很好，車子走得還算平穩，我坐在自己的箱子上也不大覺得顛簸。走到半途，車不能前進了，前面有一輛車「拋了錨」，橫在途中，阻攔着路。那車的乘客大都是傷兵。他們因為車子壞了嚷着要將司機打死，後來經一個軍官勸阻，却把那司機

駭跑了。他們沒有辦法，便把車子橫放在路中，使後來的車不能前進。我們的司機下車去和他們交涉了一會，還沒有結果。這時前面開回來兩部空車，傷兵們高興地換乘到那兩部車上去。我們的司機和別的人把壞車略微推開，讓出一條路，於是車子又往前進了。

到了銀盞坳。天還沒有黑。我們先把行李搬到月台上，叫一個朋友看守着。我和廣東朋友便到售票處去買車票。辦事人回答我們：晚上十二點鐘有通車開，可以直接達武昌，九點鐘才賣票。我們很欣喜地把這消息告訴了另一個朋友。月台上已經堆滿了皮箱、網籃和鋪蓋捲，許多乘客坐在皮箱和鋪蓋捲上面。我們在廣州時，常常在報紙上看見銀盞坳被炸的記載。賣晚報的小孩不斷地叫着：「×機轟炸銀盞坳！」現在我們到了這裏才知道炸得如何厲害。在這裏長住的人自然會知道何處是新傷，何處是舊痕。每一顆炸彈都會留下一個不滅的記憶。但我們這些陌生者的眼睛看見的却只是一片斷瓦頽垣。紅磚砌的車站房屋全炸燬了，到處是碎磚斷瓦。石階

傾斜陷塌，往南往北都有幾個大坑。路牌寂寞地立在瓦礫堆中，「銀盞坳」的「銀」字已經被機關槍彈削去了一個角。售票處是臨時搭起的草棚，旁邊還有一間是車站職員辦公的地方。另一間大約是候車室，只有一個架子，屋頂還不會蓋上。售票處後邊的一片空地變成了臨時的市場，一大羣賣飲食的小販擠在那裏。

廣東朋友先進去吃了一點東西。後來我也在臨時市場裏走了一轉，正想吃一碗紅薯湯，廣東朋友忽然跑進來找我，說飛機要來了，站長叫乘客們往各處躲避一下。我們也只得拿起輕便的皮包，往軌道旁邊的一條小徑走去，一些人跟着走來，前面是一個小樹林，有幾個人就把行李放在草地上，人也坐了下來。我們還走了幾步，在一個農家門前站立片刻，沒有聽見機聲，看見天色已晚，知道日機不會來炸車站，便轉身回路。纔聽見人說：「剛才只有兩架日機在中山縣飛過，站長接了電話，雖未發出警報，卻也叫乘客疏散，免得臨時發生事故。後來飛機折回去了。月台上漸漸地又恢復了擁擠的狀態。從北面開來一列火車，這是工程車，只有二節，車上站滿了工人。」

一停止，他們便跳下車來，有的手裏還拿着工具，活潑地往各處散開。在臨時市場後面，汽車不斷地從清遠開了來。我們聽見喇叭聲，又看見人挑了行李到月台上。行李愈積愈多。我們在輪船上在汽車站上遇見的客人差不多全到這裏來了。有各種口音和各式的服裝。夜幕終於蓋了下來。立刻在各處燃起了燈，有乾電燈和煤油燈，照亮了一段月台和臨時市場。軌道上還是陰暗的。那裏有無數的影子在幌動。我們纔注意到是許多穿黑衣服的小工不斷地從北面走來，一部分是女人，肩上還担着泥土。臨時市場很熱鬧，許多客人都擠在那裏。有小飯舖，有米粉担，有粥攤。一角小洋吃一碗燒肉飯，五個小銅板喝一碗紅豆粥，四個小銅板喝紅薯湯。生意真好，後來的人往往要站立許多纜拿到自己需要的東西。我爲了吃一碗牛頭粥往返了三次，後來好容易捧到手裏，又因爲裏面放多了清椒不能下咽，勉強喝了半碗放下，旁邊一個喫粥的人立刻要了去，傾在他的碗裏了。我又去吃紅豆粥，那個担子前面也有許多人。誰也不會想到這地方幾點鐘以前連一個人也看不見，而且十多點鐘以後又會

是一片荒墟。但是明天晚上牠會活起來，而且像今晚一樣地熱鬧。

鐵路上的工作開始了。好幾處都有人拿了乾電燈照着工人掉換枕木。鐵鎚敲着釘子發出鏗鏘的聲音。另一些小工挑着土走來走去。未完成的待車室裏點着煤油燈，好幾個工人在用葵葉鋪蓋屋頂。地上放下一大堆葵葉，有人爬上梯子把牠們陸續遞上去。「今晚上蓋得好嗎？」一個北方客人自語似地在問。「一定蓋得好。」上海的客人這樣回答。工人們並沒有注意這些話。他們仍舊嚴肅地，毫無疑惑地努力在工作，和修軌道的工人一樣。我想：也許這鐵軌明天又會被炸斷，這房屋明天又會成爲灰燼，但是這樣的工作的精神是不會消滅的。水永遠向前流，山永遠帶着青綠色。這些人的工作，也永遠存在。他們沒有悲觀，也沒有樂觀。他們只知道沈默地不屈不撓地埋頭工作。數十架飛機一年來接連不斷的轟炸，甚至不能夠阻撓這一個小站的工作。在這裏我看出了未來中國的希望。在這裏我的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念得到更有力的保證。

通車還不見來。有人傳出話說今晚有兩班車：除了通車外還有一班開樂昌的慢車。過一會又有人來說：通車沒有了，只有慢車。到售票處去問也得不到確定的回答。我們只有忍耐地等候着。旁邊三個大學生忽然談起坐汽車吃虧的事，他們三個人一共化了三元半大洋，那包車是由一個穿童子軍制服的人經營的，包車費不過十八元小洋，一輛車卻坐了二十多個客人。包車的人不但坐車免費，反而可以賺一筆錢。一個上海的女客也來講她化了國幣一元搭車的事。她遇見的包車者是穿軍服的政治工作人員。她和別人搭車時還說了一些哀求的話，結果卻讓那位慈善家賺了錢。她訴苦地說：「在上海時別人把我們當作難民賙濟我們。現在他反而來在我們身上賺錢。」她鼓動那三個大學生去向包車者交涉退還餘款。其中有兩個果然去了。我看見他們和穿童子軍制服的人講了許多話，卻聽不見一個字。後來他們回來我纔知道交涉是失敗了。那個包車者說他把多的錢送了給汽車公司，可是並不拿什麼證據給他們看。至於那位女客人是否向她的包車者要回錢來，我就不知

道了。

這時一個湖南傷兵和一個廣東兵因言語誤會在旁邊吵了起來。廣東兵的連長過去勸解，誤被湖南兵用竹竿打破了眼鏡，於是廣東兵士大聲喊「打」，幾個人走過去把湖南兵駭跑了。湖南兵跑進了黑暗裏，前面卻發出幾聲槍響。月台上的人都很有驚愕，又很憤慨，以為廣東兵開槍打湖南兵了。後來我們才明白這推測是錯誤的。開槍的是守路的兵士。他看見人跑，又看見後面有人追趕，以為逃的是小偷或漢奸，要那人站住，那人却只顧往前面跑，所以他放了槍。並沒有傷人，以後湖南傷兵也回去了，由路警把兩方找去談判一番，結果湖南傷兵賠了廣東連長眼鏡費二元了事。

火車來不來，還沒有消息。一個朋友在行李堆上睡熟了。廣東朋友站在旁邊和別人談論言語誤會的事。我悶得很，便去臨時市場喝了一碗紅豆粥，過後一個人在後面散步一會。天空落下了細雨。我連忙回到月台上去，正看見廣東朋友和別的人



都拿了葵葉來蓋在行李上面，我也就放心了。

雨立刻止住了，到了十一點鐘還不見開始賣票。我也倚在廣東朋友的大的鋪蓋捲上打盹起來。覺得很悶，好像有什麼東西貼住我的咽喉似的，彷彿又在做噩夢。十二點鐘到了。月台上很寧靜，許多人都把葵葉墊在地上睡倒下去，但是過了半點多鐘一個可怕的消息傳來了：今晚沒有車，南下的車到了連江口，就折回去了。明晚才有一班開樂昌的慢車。這消息使得月台上起了大的騷動。廣東朋友去問站長，證實了這個消息。一些客人氣憤地埋怨着，跑去向站長交涉。廣東朋友也去了。過了一刻鐘他們聽見站長向各處打電話都沒有結果。這時已經是深夜一點。五點鐘以後日機就會來轟炸的。車站上有這麼多的客人，誰不懼怕這悲慘的命運！連站長也因了責任的重大而驚惶了。他臨時打電話到清遠去叫了七部汽車來，把一部分客人送回清遠。再讓另一部分客人搭工程車去前面兩三站躲避飛機。我們決定回清遠，便把行李搬出去，到我先前散步的地方等候汽車。

差不多快到兩點鐘光景，第一部汽車來了。我們連忙擠上去。車內沒有電燈。門口已經被客人的身體堵塞了。廣東朋友提着兩件行李沒法擠上車去。另一個朋友也被淹沒在人堆中。我在後面看守其餘的行李，等得不耐煩了，便拿起一個皮包從側面攻擊，居然被人推上了汽車，但已經找不到座位了。廣東朋友從窗戶把行李運進來。我們三個人都在汽車裏面了。一個朋友坐在箱子上，一個朋友站在車門邊，我站在車內。裏面是一片黑暗，外面有微暗的燈光。站在門邊的廣東朋友大聲叫起來：「開車，熱死人呀！」別的人也這麼地叫了兩聲。但沒有用。賣票的說要先賣票，可是票子又沒有帶來。在車裏等一分鐘也使人覺得有一點鐘那樣的長久。悶熱，黑暗，恐怖……；未知的前途……誰都不能夠再忍耐了。大家逼着司機開車，司機還是要等着賣票的吩咐。有幾個客人先前堅持着不買票，這時也願意出幾個錢以便早點找到一個地方去休息。過了一些不安的時刻，賣票的帶來一種臨時的車票。到清遠的票價是國幣五角，但只有三分之二的客人買了票。車內太擁擠，賣票的也無法清查。

於是汽車開動了。走的全是來時的路。不過車頭那一點燈光使我們看不清楚周圍的景物。我們只聽見車輪轉動聲。車身顛簸得很厲害，我差不多站立不住了，一個兵士佔了兩個座位，這時便縮回他的伸直腳，讓了一個角給我坐。我剛坐下，車一動，別人的皮箱又碰到了我的膝頭，可是廣東朋友連這樣一個座位也找不到！

車終於到達小市汽車站。我們又回到清遠來了。在擁擠中勉強把行李搬到地上，我們看表，才知道已是兩點多鐘了。廣東朋友先出去，想在這附近找個旅館，免得深夜過江。這附近果然有一家旅館，但地方小，而且沒有空房間。我們只得僱了一隻小船把我們連人帶行李一起載過江去。

夜色漸漸地淡了，天空灰白，山、樹、房屋靜靜地蹲伏在一邊。周圍沒有一點聲音。船夫划起槳，船緩緩地離開了岸。我們坐在艙內，「活活」的水聲催眠着我們的疲倦的身體。我沒有精力再想以後的路程。我垂着頭打盹。船走得很慢，過了許久才到達了對岸。依舊是廣東朋友上岸去尋找旅館。我照料着把行李搬到岸邊。廣東朋友

一去就不見回來。船夫等得發急了，催促我們走。我沒法對付他們，只得吩咐他們把行李搬到清江旅社去。我盼望廣東朋友能夠在那里找到一個房間。但當我跟着船夫走路時，我還就心這晚上是否會因為找不到旅館而睡在街頭。

我們進了旅館，一切的疑慮都消失了。廣東朋友找到了一個比較大的房間，有兩張床，一天的房租是一元七角多小洋。我們剛把行李搬進房去，就聽見外面走廊上有人說普通話道：「我們還要二十五號。」二十五號便是我們住的這一間。那幾個客人原牛住在這裏，也因為去銀盞坳搭火車才退了房間走的。現在他們回到清遠來，比我們遲一部汽車，因此來遲了。

這時已是三點多鐘，我非常疲倦，就倒在床上睡了。另一個朋友也佔了一張床，廣東朋友願意攤開被褥睡在地上。我睡得很好，直到第二天上午八點鐘光景，纔被廣東朋友叫醒，他告訴我飛機來了，下面街中有許多人在跑。我一傾聽，果然有低微的機聲自遠而近。我對朋友說，×機不會來炸這地方，牠們一定是飛往銀盞坳去的。

我們用不着躲避。過後我又閉上眼睛睡去了，直睡到吃午飯的時候。

下午五點多鐘，我們又到了對岸的汽車站。在那里遇着不少的人，都是昨天在銀蓋坳火車站月台上看見過的。今天還沒有開出一部車子。辦事人說要等到銀蓋坳車站有電話來才決定賣不賣票。有幾個多憂慮的客人便揚言今天又不會有北上的火車。一些外省客人聽見這樣的話禁不住煩悶地發出了怨言。廣東朋友愛說話，喜歡出主意，說普通話也還流利，因此被那些人推舉做代表，去向汽車公司辦事人交涉。他到售票處去了一會，似乎並沒有結果。過了半點多鐘，大家正聚在站內空地上失望地談論之際，忽然有人來說開始賣票了。起初我們還不相信。但也有幾個人跑去買票。我們看見他們拿了票子回來，才知道今晚真的有車。

我們買好車票，便提了行李到車棚裏去上車。別人叫我們到第二號車上去。我們走到第二號車門口，却被一個說四川話的軍官（其實是一個政治工作人員）攔住了。他不讓我們上車，說裏面沒有地位。但我們明明看見車裏還有幾個空座位。

我不顧他的攔阻硬把行李搬了上去。他喃喃地說着抱怨的話。一個人下車去了。我們在車上找到了位子坐下。廣東朋友上來較遲，只得站在門邊。四川「軍官」已經搬了兩次行李上車。最後他又押送一隻大箱子上來。這時車裏真的是沒有餘地了，但除了我後面一位女客多佔一個位子，和她對面一位穿制服梳兩根辮子的女性給四川「軍官」留着一個座位。廣東朋友站在門邊，他的存在使得大箱子不能再往前移動一步。可是四川「軍官」又無法使我的朋友消滅。他只得噤哩咕嚕地抱怨着。我後面那位女客是和「軍官」一起的，她慷慨地發言，要廣東朋友坐到她身邊去。廣東朋友聽說有人讓坐，便高興地「爬」進來。他原先站立的地方就被那大箱子佔據了。廣東朋友道了謝坐下。四川「軍官」又下車去，他那穿制服的女友要他快點回來。他的一隻腳已經離了踏板，他還掉過頭來得意地說：「我不來，他敢開車嗎？」這時又上來一個穿長衫的客人，他和「軍官」問答了兩三句。我後面那女客看見他上車，便伸長頸子高聲喚他。他費力地「爬」了過來。可是並沒有座位。女

客坦然叫廣東朋友站起來，她說這位子是她留下的。廣東朋友的頭差不多和那客人的碰在一起了。他不知道應該把身子放到什麼地方才好，便說：「你們要我搬到什麼地方去？」那女客也生氣地說：「這個位子明明是我佔了的。」男客自然隨聲附和。廣東朋友便憤憤不平地向男客分辯道：「不是我來坐的。是你的朋友叫我來坐的。」那男客聽見這話勃然作色道：「什麼朋友！這是我的太太。」這聲明並不使車中乘客對那位有太太的人表示敬意，反而激起人們的反感。我聽見了冷笑聲，有人出來說話了。對於太太和朋友的問題誰都不感到興趣。後面一個客人把行李移開一點，讓出一塊空地，給廣東朋友。廣東朋友雖然心裏還不大高興，但也就擠過去勉強坐下，不再和那位有太太的人爭論了。

司機人上來預備開車，乘人的心略微安靜一點，以為車子開動後車中的悶熱就會被涼風吹散。但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汽車的馬達發生了問題，司機下車去修理，也不見有效。乘客們不得不下來改搭另一部車。這次我們跑得快。居然在另一

部已經有了半車乘客的車子裏找到三個立足的地方。司機看見車中裝滿乘客，並不等那位「軍官」把他的大箱子搬來就大胆地把車開走了。

車走到中途，忽然現出疲乏的樣子，好像立刻就要停下來了。乘客中有人開始就心車子會半路拋錨，更害怕會因此搭不上今晚的火車，煩悶地抱怨着汽車公司。但司機還鎮靜地勉強開着車子前進。汽車並不了解乘客們的焦慮，牠似乎故意和他們爲難，牠不但愈走愈慢，而且走了一段路程就索性站住不走了。司機捺着性子下車去修理一會，使牠喘着氣慢慢地繼續走這路程。

這時誰都不敢相信車子會把我們載到銀盞坳，可是大家除了在車中安靜地等待外又沒有別的辦法。陽光慢慢地消滅，周圍的景物在我們的眼前逐漸隱匿。夜來了，我們還不會走過三分之二的路程。每次車子劇烈地顛動，我就以爲牠會停下來不能再前進一步了。我不願意想像這以後的情形，却保持着坦然的心情把一切交給這破舊的汽車去決定。



我們對這車子已經不存一點希望了，牠却意外地鼓起最後的勇氣趕到了銀盞坳。僅僅隔了一天，銀盞坳車站又改換了一個面目。我幾乎不認識牠了。昨天我散步的地方落了一顆彈，在地上炸出一個大坑，攔阻了汽車的前程。車子倉卒地停下來。我們搬下行李，給一個挑夫挑着。廣東朋友用電筒照亮路，我們慢慢地踏着隆起的土堆繞到前面去。也有人害怕跌倒就俯下身子爬行着。我們到了月台，火車已停在那里了。廣東朋友去買了三張票回來，才知道這還是開往樂昌的慢車。靠月台有三輛客車，連門也被人和行李封住了，我們無法擠上去。再過去就只見貨車，車內沒有一盞燈。前面似乎還有不少的車皮，但我們不能斷定有沒有客車。挑夫不願意再走，他勸我們暫時把行李搬上貨車去。我們不相信前面就沒有了一輛客車，所以堅持着要看清楚，最後一輛車皮。挑夫不能夠違拗我們的主意，他只得順從地跟着我們繼續往前走。我們終於找到了三四輛客車，裏面似乎很空，不過沒有電燈，又不乾淨。但我們也管不了這許多，就讓挑夫把行李全搬了上去。

廣東朋友用電筒把車內各處照了一下，才發見車廂很小，而且破舊不堪。地上堆積塵垢不必說，連坐的長凳也被人拆去了兩排，我們在殘留的凳上找到空位坐下以後，一股霧氣就撲進我的鼻端來。廣東朋友對這車廂並不滿意，後來又聽見旁邊一位福州口音的退伍軍人不歇地和一個河南鄉下人開玩笑，他不能忍耐了，拿起電筒到前面車廂裏去了一趟，回來就勸我們搬到前面一輛車裏去，說那裏空得很。我們靠着電筒的一圈光亮照路，分三次把行李搬了過去。那是一輛「守車」裏面只有靠右一排長凳，沒有窗戶。一個從膠濟路撤退下來的鐵路職員把他的箱子包袱堆在長凳上，自己却在地上攤開被褥睡下了。他勸我們在右邊的一角約佔全車廂四分之一的地位，安置了床鋪，用我們帶的四口箱子做界石。一個人睡在長凳上面，兩個人睡在地上。我們躺下以後，便和那個鐵路職員在黑暗中閒談起來。他是北平人，原先在膠濟路火車頭上燒火，現在被調在粵漢路服務，這次是到衡陽去。他對於每個車頭都很熟習，就像是一個一個的老朋友。一聽見叫聲，他便知道那是從

第幾號車頭發出來的。他還告訴我們許多鐵路上的事情，大半是關於火車頭的。譬如某號車頭撤退到什麼地方，某路車頭因為來不及南下，而被開到黃河裏去。正太同蒲兩路因為路軌窄小，人沒法把車頭開出山西境外，只得用自己的炸藥將他們炸毀。他知道的事情真多，但他並不曉得這列車今晚什麼時候從銀盞坳開出。

我們開始覺得肚餓了，廣東朋友想下車去買點食物，但因為這裏離「臨時市場」遠，道路崎嶇不平，又沒有路燈，開車時間也不知道，他怕回來趕不上火車，所以遲疑半晌，終於忍住饑餓不下車了。

前面還有一輛車，是給車長住的。車長還沒有來。一個小工提了燈上車，就掛在車內。過一會查票員上車了。他很客氣地和我們談了許多話。我手邊有一本漢口印的「××暴行實錄」畫冊，是一個廣州友人給我的。這書雖是宣傳冊子，見到的人却並不多。我因為查票員談起他在廣州轟炸下所遭受的損失十分憤慨，便把這書借給他看。他拿去在「車長車」裏把一幅一幅的圖畫仔細看過了，回來聲音顫抖

地對我說，「多謝你，看得我眼淚都流出來了。這仇恨我不會忘記的。」我默默地接過畫冊，感動使我回答不出一句話。

一點鐘以後纔開車。將開時又上來幾個客人。有兩個廣東少婦，在我們的「界石」外面鋪一床涼蓆坐下了。我漸漸地瞌睡了，終於閉上眼睛沈沈睡去。不知在什麼時候被一陣吵鬧聲驚醒了。只聽見人在叫：「起來，起來！你曉得這里不是睡覺的地方嗎？」我連忙坐起來，用手拭眼睛。眼前一片光亮刺得眼睛發痛。那個燒火的北平人馬上收了被褥站起來。那番話是對他說的，他笑着回答道：「我曉得，這是郵政車，我讓你們就是了。」別人不理他，却忙着把一件一件的郵袋搬上車來。廣東少婦在抽煙，受了郵政局人員的干涉，他們還要她們也讓出地方。這時一個男子出來說她們是站長的親戚，因此別人也就不說話了。

車裏盡是灰塵，一粒塵土進了我的左眼，痛得我半晌說不出一句話。我仰臥着用力揉眼睛，最後好不容易才把塵土弄了出來。郵政局人員沒有注意我們，讓我們安

靜地睡去。郵袋堆得高高的，佔了全車的一半的地位。我彷彿聽見人說這些郵袋是從廣州運來的。我還看見「上海郵局」的字樣。

第二天一早車到連江口，我才睜開眼睛，慢慢地坐起來，看見自己一身衣服差不多變成了黑色，又看車內裝滿着郵袋，郵袋中間夾雜着好幾個人，覺得好笑，但也沒有笑出聲來。正好下面有老太婆提着面盆賣臉水，我們買了水洗過臉。車開了。我們睜起眼睛躺在地上，不想下車去看。後來到了英德，這是一個大站，我們都跳下去。在站上吃了一角錢一碗的燒肉飯，喝了一個銅元一碗的冷茶。月台上十分熱鬧，不像在戰爭時期，我們也未見到轟炸的痕跡。

車在這裏停了許久。沒有警報。大家都很高興。但是離開英德以後火車頭似乎出了毛病，愈走愈慢起來。有一回車忽然在中途停住了，大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有人說「要躲警報了」，却又不見動靜，後來才知道還是火車頭出了事，走不動。但不久車又動了。快到沙口時，車終於停了下來。沙口車站就在前面，看得見却走不

到有人焦急地抱怨道，要是這時來了×機，全車的人一定死盡。車長沒有辦法，只得差一個人到沙口車站去，要那邊派一個火車頭過來。那個人去了許久不見回來。衆人的焦灼跟隨着時間增加。我不想說話，只是不住地淌汗，一件襯衫全濕了。車裏真熱得叫人難受。幸好沒有警報。火車頭意外地在前面叫了。那個燒火的北平人馬上報告開來的是第幾號車頭。他的報告是不會錯的。以前火車頭在後面推着車動。這次火車頭却走在前面拖着列車進行了。

這以後列車的前進再沒有受到一點阻礙，只是在每一個車站停靠的時間太久。在韶關站上我們還遇見從武昌開來的通車，說是開往連江口爲止。車上有不少的乘客。到了晚上九點鐘我們才看見受過多次空襲只剩下斷瓦頽垣的樂昌車站。乘客們忙着下車，在黑暗中摸索着搬運行李。廣東朋友主張我們留在車上看行李，讓他先去打聽通車的消息。照他的意思要是今晚沒有車，我們不妨就在這車廂裏睡一夜，這是郵政車，不會開到別處去的。我和另一個朋友都沒有異議。廣東朋友

便跳下去了。

過了一刻，別的人都走了。廣東朋友還不來，郵袋開始被人搬下車去。我們的在這車上過夜的夢被打碎了。郵袋搬空以後，我不能夠再忍耐了。列車隨時會開走的，我們應該馬上把行李弄下車，否則我們會被車載到別的地方去。這樣一想我着急起來，連忙和另一個朋友合作在黑暗裏把行李一件一件地搬到車廂口，恰好廣東朋友打着電筒來了。行李下車以後，廣東朋友告訴我們「廣武通車」明天上午開到這裏，（從連江口開回來），停二三十分鐘開車，我們今晚可以在樂昌城裏尋個旅館過一夜。我們商量了一會，仍由廣東朋友去找了一個挑夫來，將我們的行李細好挑進城去。

我們走出車站。連石級也被炸成東一段西一塊的，絆住我們的腳。我們不認識路，而且看不清楚街道，但也只得移動着疲倦的身子糊裏糊塗的跟着挑夫走，有幾次我不大注意，幾乎把腳踩進水蕩裏面去。大約走了半點鐘光景，我們到了粵漢酒。

店的門前。但是這旅館已經是客滿了。我們又去另一個較大的旅舍，也吃了閉門羹。我想今晚上要是沒有一家旅館容納我們，我們就回到車站去，在月台上睡覺也是好的。不過廣東朋友還有勇氣到別處去問，這勇氣終於不會使他失望。他在一家小旅館裏找到了房間，而且是這旅館中最好的一間，在二樓，有一排臨街的窗戶。房價只合大洋七角多一點。這城裏沒有電燈，我們房裏方桌上放着一盞破舊煤油燈，這應該是二十年前的「陳貨」了。

我們到了樂昌，旅程算是告了一個小小的段落。天明上了通車，我就可以安穩地睡在車上，讓「鐵馬」把我一直載到武昌去。離開廣州後走了四天，現在腳跡還是在廣東境內，這不能不說是「太慢」。但是這「太慢」並不能使我們灰心。我們一步一步地逼近目的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明天，新的旅程要開始了。我知道，以後走的一定是坦途，這以前的可以說是崎嶇的山道。朋友，請你們爲我慶幸，我是一步一步逼近那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的



武漢三鎮了。

中政政務委員會  
秘書廳  
圖書室

## 廣武道上

聽見了好幾次鷄叫，我們纔動身，茶房提着水桶送洗臉水上樓來。這時天已經大亮了。旅館的人都說湖南話，我聽起來十分清楚。我們付了帳，便要茶房去給我們叫黃包車，因為我從臨街的窗戶望下面，街上還很清靜，店舖關着門，行人極少，只有幾輛空着的人力車慢慢地拖了過去。

過了片刻，茶房回來說是黃包車夫要價不對，還是僱挑夫好。我們覺得他的話不錯，便要他代僱了兩個挑夫。挑夫担着我們的行李在前面走，我們在後面跟隨，還是走昨天來的那條原路。漸漸地看見行人多起來了。在路上遇見幾個熟人，都是在

銀蓋均和清遠小市兩個車站上認識的。大家相對着笑了笑，又往前走了，挑夫走得很快，我們也只得加快脚步追上他。這條路白天走起來比較在夜間容易得多。並不要多久的工夫我們就看見轟炸後的車站的廢墟在稀疏的樹木中間露了出來。在那廢墟上新的葵葉和竹籬茅舍傲然聳立着，似乎在和飛機挑戰。月台上堆滿了箱籠，不少的人坐在行李上。火車還沒有開到。

我們知道來得並不算遲，便不着急了，安詳地向着車站走去。對面是炸後傾陷的石階，但從那石階上下的人還是很多。階下兩邊路上擺着不少的賣飲食的担子和攤子。生意都是非常好，每一處有幾個人圍在那里，一面吃喝，一面在談話，大半是外省的口音。我們先把行李擺到月台上來，自然也是經過那石級走上去的。一個朋友看守行李，我和廣東朋友去買車票。

售票處已經跟着全部車站建築化爲灰燼了。現在的臨時售票處只是一個簡單的茅棚，但人們在那裏面仍舊照常盡職地辦事。工作是很忙碌的，兩個職員手不

停揮地勞動者。我們應該等候我們的輪值。廣東朋友要我先去吃點東西以便過一會和他替換地看守行李。我把票價交給他，就走出月台，下了石級到外面賣飲食的地方去了。

我在一個賣綠豆粥的担子上吃了兩碗粥，作爲早飯，只化去銅板十六枚。那個看行李的朋友也來了，（看行李的職務現在交給了廣東朋友，他買好車票回來了）吃了一碗餛飩麵。我連忙跑進月台去和廣東朋友換班，使他也吃有吃飯的功夫。

我坐在鋪蓋捲上，看着前前後後那無數的客人和行李，很奇怪這許多人和這許多東西昨晚上會藏在什麼地方？樂昌城裏幾家小小的旅館容納不下這許多人和箱籠的。況且我們進城時好幾家旅館早已客滿了。旅館街一帶停着好些軍用車，這裏已經成了交通要道，公路的運輸一定是很繁忙的。那麼旅客的衆多也是很自然的了。但粵漢路的炸斷，樂昌站的換車却是近日發生意外的事，好些天來憑空添了這許多過路的客人，他們在什麼地方歇腳呢？我的這疑問不久便得到了回答，有

人告訴我他們昨天晚上就在車站上過夜。我相信這是真話。我想昨天晚上我們如果找不到旅館，恐怕也會回到車站來過夜罷。

那個吃餛飩的友人回來，我剛剛站起把鋪蓋捲讓給他去坐，這時火車意外地開到了。月台上立刻起了一個大的騷動。所有的人都站起來。列車喘着氣向我們逼近，牠還掙扎着不肯停下，但終於吐出最後一口氣站住不動了。人們爭先恐後地上車去。窄小的車門被人和行李堵塞了，沒有一個人能夠爽快地走上車，大半是掙扎了多時纔被後面的人連推帶擠地送上車去了的。

我們買了二等車票，打算去坐臥車，但車廂離這裏還遠。廣東朋友也沒有回來。我恐怕遲了找不到臥鋪，不能夠再等他，便跑進裏面去叫他出來。他正坐在一碗飯攤前面，手裏端了一碗白飯，桌上放着一碟油鷄。他只吃了兩口飯，我來喚他，便連忙放下碗付了錢跟我走了。

我們把行李提到前面去。我先走。我第一個上了二等臥車，看見裏面有空房間

連忙佔住，又和茶房講好了。兩個朋友把別的行李也搬上來。我們三個人寬慰地坐在這個舒適的房間，想起昨天在郵政車中的生活，彷彿做了一場夢。

這列車是從連江口開來的，昨天傍晚我們的慢車到韶關時，我們在那車站上遇見了牠。牠只開到連江口，便掉頭往武昌開去，現在才到了樂昌車站。牠在這裡停不多久，又得往前面走了。

樂昌前面的大站是碎石，過了碎石便是湖南省的土地。從樂昌到碎石，這一段路軌的修築一定費了很大的工程。一條曲折的河流蜿蜒地在兩邊的高山中間爬行。鐵軌就沿着這河流彎彎曲曲地伸出去。羣山連接着，似乎就沒有盡頭。這裏有的是崇山峻嶺，上面全蓋着密層層的綠樹。從車窗望出去，可以說是一碧無際。修路時，劈了山，鑿了洞，（這一帶有不少的山洞，）而且路軌跟着山與河不斷地轉彎，這工程確實是偉大的。我們坐在中部的車廂裏伸出頭去，可以看見車頭和車尾，還看見車子怎樣轉彎，車頭怎樣鑽進山洞，和車尾怎樣從山洞裏出來。我們又看見河水緩

緩地向前流着，一些木船（在車上看來牠們真是小得和玩具一樣）順着水勢毫不費力地淌了過去，另一些船逆流而上，却被流水無情地攔阻，靠了那些拉繆的人（他們在沙灘上走，真像是格列佛遊記中的小人國裏的百姓）的力量牠們才勉強向前進了幾步。我們也看見兩隻沉沒的船覆在河邊水淺的地方。我們還看見對面山脚下的稀落的房屋和廟宇。

火車還沒有趕到碎石，出了某一個山洞不過十分點光景，忽然中途停了下來，但即刻又開動了，這次却是向後開走的。我們正在驚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想也許是有了警報，可是又不能斷定。過一會列車進了那個山洞，馬上又停住了。車廂裏燃起電燈。走廊上有人談話，那是茶房的聲音，好像在說停車的事情。我們便把茶房叫來詢問。這是一個很和氣的北方青年。他告訴我們火車停在山洞裏躲避警報，要等警報解除了才開車。

山洞裏很悶熱，空氣帶了煤臭，昏暗的電燈光使我看不清楚用五號字排印的

書。這好像是沒有終結的等待折磨着我們的心。我們都只得躺在鋪位上昏昏沉沉地睡去了。可怖的夢魘壓得我透不過氣來……我在夢中掙扎……掙扎着……

車開了，清涼新鮮的風從半開的窗戶送進來，解救了我。我醒來了。依舊是雄偉的山嶺與曲折的河流，孕育着無窮的生命的綠色覆蓋了我的夢景。風吹散了記憶。高爽的藍空裏沒有雲翳，我的心裏也沒有。我寬慰地微微笑了……

列車到了砵石，車站上盛開着紅花，帶有西洋風味的建築物是完好的。這裏沒有一點被蹂躪過的痕跡。車停下來。鐵路上的工人忙着上水。我下車在月台上走了幾步，又昂頭呼吸了幾口新鮮空氣，覺得十分暢快。把在銀盞候車時那種焦急不安的心情以及在山洞裏悶熱空氣中渴望着解除警報時的心情來和這時的相比，真可以說是「苦盡甘來」了。

晚上到了衡陽，我想下車去看看這個抗戰的未來的重心，但是茶房害怕軍人上車佔據位置，只等着這裏的客人上下車後，便把車門上鎖。我聽見兵在外面動氣



似地打過門，後來也就寂然無聲了。我終於沒有下車去。

第二天早上十一點半鐘的光景，火車在開往長沙的途中忽然停下來，接着往後退了。我忧心這是爲了警報。這忧心馬上就被證實。火車完全停住了。茶房來通知：現在有警報，要客人都下車躲避。行李不會遺失，他要把房門給我們鎖住。我們沒有別話可說，便穿好衣服出了房間，經過走廊，走到門口，然後跳下車。

我們沿着田畔一條小路走去，不少的人走在我們前面，後面也有人接連着，成了一條線，但經過一個水塘，人便分散了，有的人一直往前走，有的人朝右手轉了彎，有的就在塘畔蹲下來。還有一部分乘客（應該說是大部分）則往與我們的相反的方向走去。在二等臥車中服務的兩個茶房也都來了。他們每人拿了一張氈子，那顏色和泥土的完全一樣。他們就在塘畔斜坡上坐下，把氈子放在身邊。我隨口詢問他們把氈子帶來做什麼用。他們說等着飛機來時他們把氈子蓋在身上，飛行員就不會看出他們來。這裏坡上有一條小徑，道旁有一排樹木。的確是個躲避飛機的

好地方。然而據我的一個有經驗的朋友說，×機每次襲擊我們的火車，總不忘在水塘樹林附近投彈和用機關槍掃射。我的一個弟弟今年六月裏在廣州西村車站附近遇到一次這樣的事情。他看見水塘裏落了彈，炸傷五個在旁邊避難的客人，他們剛從漢口來，因警報被逼迫着下車躲避，却遇到了這樣的災禍。從這事實看來，水塘和樹林都是不大可靠的。但我也大不想再往前面走了。反正我們沒有聽見飛機的聲音。牠們會不會到這裏來，還不知道。

我們三人又走了幾步，揀了一個乾燥的地方坐下，一方看山，一面看水，心裏沒有激動，不像在避難的樣子。但廣東朋友坐不慣，忽然站起來，獨自往樹林（其實只有稀落的一些樹木）中去了。過了一會他回來叫我們也到裏面去，說那裏有人家可以讓我們歇腳，又有茶給我們喝。他還說那家的主人對他非常客氣，還和他談過一些話。我們聽見他講得很起勁，也感到一點興味，同時我又覺得口渴，想去那裏喝口茶也是好的，便站起來，跟着廣東朋友走上坡去。我們走了兩三步，便看見那主人

來迎接我們。他對我們點頭微笑，請我們到他家裏去坐。我們說了兩三句謙虛話，也就跟着他向房屋走去。一條黃狗走過來驚奇地看了我們兩眼，但又和平地搖着尾巴走了。

這是一所舊式的瓦房，我們上了石階跟着主人跨過門檻進去進的是「堂屋」還算高大。看得見那畫着太極圖的橫樑。靠壁還豎立着神龕。牆壁上貼了四張辛亥革命時的宣傳品，是用木板刷出來的。一張方桌，幾根板凳，兩把竹椅。一個肥胖的老太婆坐在竹椅上搖着葵扇。主人指着方桌上放的幾個盛了茶的杯子，要我們自己隨意喫茶。我們喝了茶，他又讓我們在板凳上坐下。過後還有一個小姑娘來依次地給我們三個人打了洗臉水。那主人說這裏離長沙還有三十多里路。他在商務印書館工場裏做一個印刷工人，最近請了兩個月假回來在家裏做點事情。他又說這裏不大要緊，飛機常常經過，還不會投過彈。長沙倒被炸得厲害。他姓羅，但我們從橫樑和神龕上知道這家主人姓陳，廣東朋友也是姓這個姓，所以他熱心地追問陳姓的

去處。後來我們知道這裏原是陳姓的祠堂，租給羅家居住的。

這時一個年老而精神健旺的農夫從外面進來，藍布衫的兩袖挽到肘邊，手裏捏着一支旱烟袋，赤露的腳上穿了草鞋。主人給我們介紹了，我們纔知道他有幾個兒子，一個已經從法國畢業回來做事了，還有兩個在清華大學讀書，而他自己却始終過着農人的生活。我們正在談話間，飛機來了，那發動機的聲音非常響亮。在外面叫喚着的三個小孩，立刻靜下來。一個穿白衣的剪髮少婦跑到階上，剛站住喘一口氣，却被主人喊進屋裏來了。「穿白衣的出去不得！」主人嚴肅地說。我是穿着白色西裝的。

大家靜靜地傾聽機聲，機聲愈過愈近了，就像在我們的頭頂上盤旋。站在外面的人都走進來，沒有人說話。只有那主人揮着手低聲重複地說：「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牠看不見什麼，不會丟炸彈的。」其實沒有人會注意他的話。

飛機的聲音漸漸地小了。有幾個穿深色衣服的人便跑出去看飛機。那主人說：

「一定是去炸長沙。」他的經驗果然不錯。不久高射砲的聲音響了起來。我們聽得見兩顆炸彈的爆炸聲。「又在投彈了！」廣東朋友憤怒地說，他就跳出門檻去。這時意外地在我們的頭上又響起了馬達聲。「又來了，」主人用低沉的聲音自語道。沒有人答話。外面的人似乎也沒有懼怕。等到機聲完全消滅，只有林中的鳥語經過寂靜的空氣送到我們的耳裏時，廣東朋友才高興地跑進來報告：一架中國飛機飛過去追趕了。

以後也沒有再聽見飛機的聲音。我們又坐了一會，不等警報解除，便告辭走了。臨走時廣東朋友拿出兩角錢遞在小孩們的手裏，那主人起初還不肯讓小孩接受，後來也就不推辭了。

我們走下斜坡，經過水塘，看見前面不少的客人從各方面回到火車那裏去。我們還以為警報解除了。但走到車窗下，看見茶房從走廊上伸出頭來，我便問他：警報解除沒有？又什麼時候開車？他回答說：警報沒有解除；至於什麼時候開車，連他也不

知道。這時已經有一部分乘客上了車。廣東朋友也跳上車去。我和另一個朋友嫌車裏悶熱，就站在下面；但下面陽光過於強烈，曬得人頭腦發昏。要散步，又沒有地方可走；近處沒有遮蔭地，走遠了又怕火車開時趕不上。後來我們也只得回到車上房間裏去。

日機終於沒有再來，先前的那一批往另一條路走了。牠們不會走原路，爲的是害怕在中途被中國飛機襲擊。

我們在車上吃完了飯，火車纔開動。下午三點多鐘列車到了長沙車站。從車窗我們看見六國飯店的只剩下一個空架子的建築。聽說這是最近炸毀的。從前這裏的交通旅館被炸的時候有兩對夫婦在那裏舉行結婚典禮。但炸藥燒燬了青春的美夢：一對中的新郎死了，另一對則失去了新娘。此外還死去不少的賀客。現在長沙的車站還是很擁擠的。搭車的客人似乎比其他地方多得多。他們被三道柵門攔阻着，等到柵門打開，衆人便奔命似地向列車撲來。在一陣騷動之後他們全被塞進車

廂裏了。但月台上還是很擁擠的。工人們忙着做「上水」的工作。「交通服務隊」認真地維持秩序……停了半個鐘頭以後列車又往前面開走了。

此外我們就再沒有遇着一點困難，更不會碰到什麼意外事情。晚上我寬慰地好好睡了一覺。第二天上午九點鐘光景，我們便到了武昌。

第一個車站是武昌總站，這裏被炸得很厲害。以後就是徐家棚車站（東站）沒有警報。月台上戰時空氣很稀薄。我們從容地押着行李走出車站，跟着大羣的客人去搭往漢口的輪渡。在碼頭上我看見了紅綠顏色紙的標語，裏面有一個是：動員民衆保衛大武漢。

## 漢口短簡

我在漢口已經住上半個月了，還沒有向你們報告武漢的情形。我覺得那至少需要着一篇一萬多字的長信。可是我目前沒有這樣的餘裕，同時也不能使我的激動的心寧靜下來。在這裡談話容易，做事容易，然而要我拿起筆端端正地坐着寫字，那就太難了。你們要知道敵人的軍隊已經向武漢三鎮逼近了，他們只坐四個鐘點的汽車就可以趕到我們這裡來的。

在這裡法租界四周已經豎立了鐵絲網，特三區也裝上了鐵門，江邊依着堤築好了工事。在武昌蛇山上我還看見了戰壕。馬路上常常走過唱着保衛大武漢歌曲



的青年男女的小隊伍。武漢似乎是很危急了。但是武漢還是很安全的。我住在這裏就彷彿住在一個最安全的地方。

晚上總有十多個朋友到我住的旅館裏來，談論着保衛大武漢的事情，和他們的種種計劃。我這房間彷彿成了他們聚會的地方。好些多年不見的朋友都在這裏出現了。在這城市裏我是不會感到寂寞的。我沒有一刻不是和三個以上的朋友在一起。甚至在睡眠時候這房間裏也有五六個人。一張不夠長的長沙發使我的頭頸睡得麻木了。但是五六小時的睡眠並不會使我們中任何人感到疲乏。在這裏我們過的是興奮的日子。

在這裏我參加過宴會，我遊過東湖，我看過電影，我坐過咖啡店。這裏也有熱鬧的市面，也有歌舞昇平的景象。我住的旅館並不在租界裏，但是附近的店舖到晚上還是燈燭輝煌。人走在這些街上，不能相信四小時汽車路程以外的激烈戰爭。在法比瑞同學會的餐室裏我們喝着咖啡，看見側面窗外巷子裏躺着兩個新運到的受

傷的俘虜，我走到窗前伸着頭頸去望，一個俘虜坐起來做手勢，但沒有人可以懂他的話。

這里也有空襲，時間在早晨或下午。警報發出以後街上軍警立即出動，禁止行人。人都往江邊或特三區跑，躲在大建築的門前。等到機聲聽得見時，街中已經闕無一人了。的確，連一點聲息也沒有。

我下一次再詳細地告訴你們關於武漢空襲的事，和在這裡的其他許多事情。現在我很忙，因為我準備回廣州了。

## 廣州在包圍中

諸友：本想給刊物寫點關於武漢的空襲的事，因為在上一封信裏我告訴讀者我平安地到了武昌，我應該讓他們知道一點武漢的情形。但是目前的環境不容許我寫。我沒有這餘裕，我應該先寫別的事。

廣州是在敵人的包圍中了。

昨天我和幾個朋友在哥倫布咖啡店二樓看了全市壯丁的火炬遊行。（這城市是指廣州市，因為我已經回到廣州來了。）這晚上八萬個壯丁在河南宣誓以後，便列隊向漢民路進行，他們經過海珠橋的時候，火炬帶着熊熊的烈火在黑暗中幌

動，有人對我說，這真像一條火龍。廣州在怒吼了。到處都在唱着保衛大廣東的歌曲。

夜晚在九點鐘以前（有時還要遲）市內是沒有電燈的，這只是爲了省煤。我一個人從惠福東路步行到惠福西路。沒有一點光亮。連天空的星子也被交柯的樹木遮蓋了。車輪的聲音在我旁邊響時，我才知道側身讓路。手電筒的白光迎面射過來，連模糊的陌生的面孔也變爲親切的了。「真怪，」人們彼此抱歉着。

還不到四牌樓我又看見經過另一個街口的遊行隊了。火炬在燃燒，好像心也在燃燒。在黑暗中感到的恐嚇都給這火驅盡了。

我摸索地走過了四牌樓，慢慢地進了那個不熟習的巷子。不平坦的石板差一點把我摔下地去。我終於走到那個類似上海弄堂的惠園。鐵門已經上了鎖，但裂開一個縫隙，勉強可以給我把身子側着擠進去。我摸索着一直走向裏去。我的眼睛連什麼也看不見了。恰巧這時救星似地閃過來一道白光。一個穿白色學生服的人客氣地問我是不是到九號去，那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答應了他。他又問樓下姓盧的

還在不在。我不知道。他失望地去了。我却借着他的手電筒的光亮走到了九號門口。我站在下面喚朋友的名字。朋友慢慢地拿了洋燭走下樓來。剛才穿學生服的人看見燭光，便走回來，把問過我的話向朋友問一次。朋友說姓盧的已經搬走了。他又問到住在四樓的人。朋友告訴他四樓的人也搬到別處去了。他才失望地說句「莫怪」，然後沒精打彩地走了。這幾天走的人真不少。有許多走得很狼狽。但也有許多走得很從容的。譬如我們書店對面樓上那位軍官太太，在十三日早晨，忽然打扮得很漂亮，站在洋台上不住地往街上看，好像等着什麼人似的。後來她的丈夫駕着一部機器腳踏車來了。他下車走上樓去。兩個人在房裏留了片刻，於是鎖上門一同坐上車子揚長地去了。

還有一些人卻毫不驚恐地照常工作。他們好像不知道前線軍事吃緊似的。他們相信着敵人打不到廣州來。他們不搬家，或者不作任何準備。昨晚聽見一個朋友說，許多人走都不帶什麼東西，有的只打算把家眷送走就回來。有的還打算等敵人

## 進來時巷戰。

我後來又去哥倫布，和另外兩個朋友會面。哥倫布的客人和平時的全不同了。再沒有看見豔裝的女客。客人中大半都穿着軍服；穿便衣的人屁股後面也插了一支手槍。那位中山大學的有名的音樂教授也是全副武裝的坐在這裏，我們不認識。（我聽他唱過黃花崗紀念歌）但他和我談起話來，他說他不是軍人，然而現在不高興教書了，願意來做保衛廣東的工作。

十點鐘我回到家裏，街上比平日靜得多了。廣州市彷彿靜入了睡鄉。電燈已經燃了半個鐘點。但許多街道仍還是很黑暗的。十二點鐘我校完稿子走到晒台上去。上面是滿天的星子，但周圍卻是一片黑暗。只有大新公司裏面還有電燈光。這公司的貨物差不多全搬走了。夜真是靜得很。誰也想不到在這附近就有戰爭。誰也想不到在這時候全中國的人都耽心着廣州的命運。我心裏真不好過。我的出版計劃在一個星期裏面就被人打碎了。兩個刊物排好放在印局，無法與讀者見面，因為印刷

工人走掉而各書店也都陸續在撤退了。但這是很小很小的事，值得繫念的倒是留。在這城市裏的幾十萬人的命運。我希望他們能夠好好地保衛自己。

今天替一個朋友去銀行兌錢；上海銀行門口懸出告白說是已遷往香港了。去交通銀行，門開着，兩個警察在那裏守衛，門前也有告白：「警報期間，停止營業。」但近一星期來廣州市整天都是在警報中——從上午五點一直繼續到下午五點。我再一追問，又說是暫停匯兌了。

現在我在家裏，飛機還在我們頭上飛。大新公司樓上的高射炮響了，聲音真大。有了這高射炮，炸彈便不會在這裏落下来的，我也用不着去管牠。

因為怕你們耽心着我的安全，所以寫這信給你們。你們應該記着這裏還有幾十萬人，他們準備着勇敢地保衛他們的家鄉。他們的命運倒是值得關心的。至於我，我這一個陌生的外省人，我在這裏不過做一點搖旗吶喊的工作，而且在必要時候我也會撤退的。目前不會有什麼危險臨到我的頭上。

## 廣州的·最後一晚

——十月十九夜

眼前是一片黑，遠近都沒有聲音。我站在四層樓的露台上，一股風吹來，我感到寒意了。我不相信這城市裏就沒有一線光亮，我掉眼往四處找尋，在對面大新公司九樓的兩扇窗戶內我見到燈光了。我彷彿得到一點溫暖。我走到欄杆前，埋頭去看下面，石板道像一根白帶橫在那裏，沒有脚步踏破靜寂。一切和往常一樣。我又舉頭看天空，看對面的景物。陰暗中聳立着濃黑的東西，我認得那些高大的建築物，那是新亞酒店，在牠的旁邊是新華酒店的禮堂，再過去在新華的後面是愛華酒店的十



三層大廈。在白天我還可以看見那兩個大的金字「愛羣」。現在連牠們也都靜靜地睡了。我癡癡地望着牠們，好像要找尋什麼遺失的物品，但是映入我的眼睛裏的，只是模糊的輪廓。我忽然記起了大新，我再轉頭往右邊看，那兩扇窗戶裏的燈光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消滅了。這應該是平日的大新罷，今早晨我還站在這裏，看見牠的屋頂上的高射炮對着敵機射擊，那怒吼聲把附近地面都震動了。不久以前每天每晚從「遊樂場」送來鑼鼓聲，我在露台上可以望見遊客接連不斷地經過八九樓的樓梯上下。但是如今也只剩了靜寂。聽不見鑼鼓聲也已經有四五天了。昨夜我在樓下售貨部裏看見職員們忙碌着把貨物裝箱。二樓上全是大大的木箱，沒有一件精緻的物品陳列了。

廣州市靜靜地睡了。但這不會是安適的睡眠罷。可怖的夢壓壓迫着牠，牠一定在沈睡中痛苦地掙扎。這時大概是兩點多鐘。五點鐘以前敵機便會飛來的。這幾天來淒厲的警報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時，我用手擦一下朦朧的睡眼去看窗戶，總看

不見白日的光亮。接着是緊急警報。我不會去理牠。這聲音我已經習慣了。然而牠會把別的許多人喚起來的。並且明天還是個特別的日子：今天傍晚警察挨門挨戶來通知說，敵機明天要來大轟炸，勸人民離開市區。那麼在兩個多鐘頭以後廣州市又會被騷動了。我可以想到那一切恐慌和騷亂的景象。

是的，明天一定是一個混亂的日子。今天下午警察到處敲門，高叫着「疏散人口」，連街旁擺攤的小販也全被他們驅走了，並不說明理由，好像敵人即刻要進城一般。這不是一個好的朕兆。雖然本地報紙每天照例刊載着戰事順利的消息，可是我們知道敵人早已越過博羅進犯增城，增城今天是否還在我們手裏也成了疑問。倘使當局準備放棄廣州，敵人的確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可以進城。這個城市的命運如何，我們固然不能料到，但已經引起不少友人的焦慮了。我也爲牠耽心起來，雖然我看見在這城市裏還有少數安居樂業若無其事的人。其實這些人的命運倒是更值得關心的。

明天在這城市裏會有一個可怖的大變動罷。我不知道在這裏還有多少居民。離開的人自然不在少數，像漢民路那樣的繁盛街道上，店舖差不多全關了門；然而走不了的人還是很多的，西濠口一帶到今天仍舊十分擁擠，到處都可以看見衣服齊整的婦孺。這一晚不會有夠多的交通工具運走他們。我關心他們怎樣可以安全地度過明天……以及明天的明天。

明天，聽說過了明天全城的日報都要停版了。以後連含糊陳舊的消息也見不到了罷……只有一個星期的功夫，這麼短的時間！事情變化得多麼快。我有點像在做夢。但這不是夢。而且明天我也應該設法走了。我準備離開這個可愛的城市，倘使我能夠找到交通工具的話。

夜還是很靜。整個城市似乎沒有一點聲音，和平時一樣地靜，不比任何時候都更靜。誰立在這裏絕對想不到在若干里以外會有激烈的戰爭和即來的可怖的騷亂。一切都是夢魘罷，明天醒起來的還是那繁榮的，生氣蓬勃的大都市罷。我這樣想

着，這樣祈求着。我愛這城市的確這城市是可愛的，甚至在這時候牠還是十分可愛。在我的腦裏浮現了炸不斷的海珠橋和血染不紅的珠江。我知道在這附近就橫着那座橋，流着那江水。但是明天那橋還能連接兩岸，那江水還能不染一點血跡麼？

三點，四點，五點，無音的鐘在我的心上敲着。我凝視東方，東方沒有光亮。但是明天黎明會跟着明天的太陽升起來的。明天會有一個什麼樣的命運等着我們呢？

我問我自己：懼怕嗎？不，我沒有一點懼怕。我的心裏充滿着留戀和憤慨。我在這裏看不見別人向我預許過的（我自己也期待了許久的）壯劇，我的憤慨是很大的，敵人的鐵騎果然會踏進我們這個可愛的城市麼？我就心這會成爲事實。那麼就讓我們和敵人一齊永遠埋葬在黑夜裏罷，把明天留給我們的後一代人。

# 少年讀物叢刊

少年讀物叢刊  
編輯社

我們曾經編過一個半月刊，叫做少年讀物。目的在介紹一些淺近有用的智識。可惜這刊物出了不久，因環境壓迫不得不暫時停刊。爲了安慰自己，也爲了告無罪於讀者，於是就計劃編一種叢書式的雜誌，或則是雜誌化的叢書。少年讀物小叢刊便是實現這計劃的初步表現。

這叢書仍本雜論的原旨和程度，內容包含文藝，史地，以及自然科學各部門。其中的選擇有一個標準：就是要讀得懂，買得起，開卷有益，掩卷有味。雖然由於篇幅的限制，未能盡量上求全備，我們希望在質上多努力。我們估量自己的力量，揀小處微處做，不敢期在文化上有何貢獻。只要這小叢書不要虧折太多，使書店方面能維持它的刊行，不致成爲一種負擔，便滿足了。

第一集十二冊，廿八年一月一日開始陸續出版。一集出齊，再計劃出二三各集。

## 第一集(十二冊)

- 史地 ·
- 猶太人與巴勒斯坦
- 公孫鞅
- 語文 ·
- 世界名人奮鬥史
- 文章修養(上)
- 文章修養(下)
- 自然科學 ·
- 一塊蛋糕的故事
- 動物與人生
- 房屋與路
- 文藝 ·
- 遊痕
- 無名氏
- 希伯先生
- 旅途通訊

## 目錄

白石	楊剛	定價二角	方深	定價二角	唐駿	定價二角	唐駿	定價二角	朱洗	定價二角	陳兆熙	定價二角	湯心孫	定價二角	王統照	定價二角	蘆英	定價二角	李健吾	定價二角	定巴	定價二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猶太人與巴勒斯坦

白石著

定價二角

法西國家排斥猶太人，和巴勒斯坦的動亂，是近來報紙上時常看到的標題。可是，猶太人究竟是怎樣的一種人民呢？他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過去如何？現在又如何？他們對於世界文化有什麼貢獻？法西國家為什麼要排猶？還有，巴勒斯坦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地方呢？近年來為什麼時常發生騷動？從歷史上看來，這塊地方究竟應屬於猶太人，還是屬於阿拉伯人？牠跟英國和其他國家又有什麼關係？——對於這些問題，在本書中都可找到詳盡明白的解答。讀過「少年讀物」的人，都知道白石先生會用如何淺顯的筆調來解釋複雜的國際問題；他能使少年讀者立刻明白種種國際問題的內幕和真相。要理解猶太人與巴勒斯坦問題的人，不能不讀此書。



---

---

少年讀物叢刊第一集

— 2 —

無名氏

蕭 焚 著

定價二角

自抗戰軍起，作者即以簡練明確的  
文筆，諷刺卑污的豪紳，歌頌豐饒的祖  
國，寫兵士的英勇，寫敵人的殘酷，  
寫游擊隊員的俠義。他把光明的畫面  
展示給我們，同時也叫我們冷靜地轉  
眼到黑暗與矛盾的痛心的一面。他的  
對現制度不合理處所下的針砭和發出  
的呼籲，將在每個愛祖國愛真理的人  
的心胸中激起前進的浪潮。



---

---

少年讀物叢刊第一集

— 3 —

游 痕

著 照 統 王

角 二 價 定

本書內含國外及國內遊記五篇並附譯品「山湖」一篇。有的寫青年學生遠遊的故事，有的紀述英國特種學校的情形，詳人所略，皆非普通遊記的性質。「山湖」記阿美尼亞之新生活與湖山名勝，寫法新穎，如詩如畫。王先生在序言中說：「這是篇值得一讀的優美散文。」全書經過作者的精選，合知識的增益與文辭的技巧二者，都是對少年有益的文章。





# 公孫鞅

楊剛著

定價二角

商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有魄力而大公無私的政治改革家。他痛感到封建制度中貴族與官僚的荒淫腐化，以及農奴制度的阻礙經濟發展，便排除萬難，實行變法。他取消了貴族無功襲爵的特權，迫令遵守一般的法令；解放農奴，使之自由業農，提高人民的生產力。懶惰的人民罰爲奴役，有軍功的得受爵位。他的改革雖不是對於封建社會澈底的革命，但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所盡的功績是不淺的。我們讀了楊剛先生的簡潔明達的歷史小說「公孫鞅」，通過商鞅的立志，成功，以至被害的故事的全般，同時也看到了那些庸俗守舊，荒淫卑污的一面。歷史是一面鏡子，而在這藝術化了的鏡子裏面，更照得出活的現象來。



---

---

少年讀物叢刊第一集

— 5 —

# 希伯先生

李健吾著  
定價二角

這是李健吾先生近數年散文的一個精選集。共總只有十六篇，根據不同的系統，分做前後兩部。前部多是回憶的，後部多是觀感的，談到的有辛亥革命以來，「八一三」以來的種種人物，在在親切有味。風格變化多端，智慧，經驗和想像交織成牠的美麗。隨處是力量，是詞采，是哲理，而又質樸，人生一樣質樸。讀者在這裏看得見李先生，同時也找到自己。



中央政治委員會  
秘書廳  
圖書室

少年讀物小叢刊第一集

6  
旅途通訊

中華民國廿八年三月

初版

著者

巴金

編輯者

少年讀物編輯社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山西路慈豐里  
電話：八四六九八



\* 定價國幣二角 \*

